

《治禪病祕要法》，劉宋·沮渠京聲譯，T. 620, vol. 15, pp. 333a-342b.

治阿練若亂心病七十二種法(尊者舍利弗所問，出《雜阿含》阿練若事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夏·五月十五日，五百釋子比丘·在竹林下，行·阿練若法 (*aranya*)，修·心十二，於安那般那 (*ānāpāna*)，入毘琉璃 (*vaidūrya*) 三昧 (*samādhi*)。

時，波斯匿 (Prasenajit) 王，有一太子，名毘琉璃 (Virūdhaka)，與五百長者子，乘大香象 (*gandha-hastin*)，在祇洹 (Jetavāna) 邊，作那羅戲，復醉諸象，作鬪象戲。

有一行蓮華黑象，其聲可惡，狀如霹靂，中·間·細聲·如·猫子吼。

釋子比丘——禪難提 (Nandika)、優波難提 (Upanandi) 等——心驚、毛豎，於風大·觀，發·狂癡想，從禪定起，如醉象奔·不可禁制。

尊者阿難 (Ānanda)·勅諸比丘：「堅閉房戶。我諸釋子，今者發狂，脫·能傷壞。」

諸比丘僧·即往舍利弗 (Śāriputra) 所，白言：「大德 (*bhadanta*)！大德·所知、智慧·無障，如·天帝釋·第一勝幢·所至無畏。唯願慈哀，救諸釋子狂亂之苦 (*duḥkha*)。」

爾時，舍利弗·即從坐起，牽阿難手，往詣佛所，繞佛三匝，為佛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天尊慈悲一切，為未來世·諸阿練若 (*aranya*) 比丘·因五種事·發狂者——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此五種病，當云何治？唯願天尊為我解說。」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繞佛七匝，還從頂 (*uṣṇīṣa*) 入，告舍利弗：「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若有行者·行阿練若 (*aranya*)，修·心十二，於安那般那 (*ānāpāna*)，因外惡聲·觸內心根，四百四脈·持心急故·一時動亂。風力強故，最初發狂，心脈動轉，五風入咽，先作惡口。應當教·是行者·服食酥蜜及呵梨勒 (*harītakī*)，繫心一處，先·想作一頗梨色鏡，自觀己身·在彼鏡中·作諸狂事。見此事已，復當更觀，而作是言：『汝於明鏡·自見汝身作狂癡事，父母、宗親皆見汝作不祥之事。我今教汝·離狂癡法。汝當憶知。』

先·教除聲。除聲法者，舉舌·向腭，想·二摩尼 (*maṇi*) 珠·在兩耳根中。如意珠端，猶如乳滴，滴滴之中，流出醍醐，潤於耳根，使不受聲。設有大聲，如膏油潤，終不動搖。

此想成已，次，想·一·九重金剛蓋·從如意珠王出，覆·行者身。下·有金剛華，行者坐上。有金剛山，四面周匝繞·彼行者，其間密緻·靜絕外聲，一一山中·有七佛 (*sapta-tathāgata*) 坐，為於行者·說四念處。爾時，寂然，不聞外聲，隨於佛教，此名除亂法門·去惡聲想。」

告舍利弗：「汝等行者，宜當修習，慎莫忘失(是名治·亂倒心法)。

復次，舍利弗！既去外聲已，當去內聲。

內聲者，因於外聲，動六情根，心脈顛倒 (*viparyāsa*)。五種惡風，從心脈入；風動心故，或歌、或舞，作種種變。

汝當教洗心觀。洗心觀者，先·自觀心，令漸漸明，猶如火珠——四百四脈，如毘琉璃·黃金·芭蕉，直至心邊——火珠出氣，不冷、不熱，不麤、不細，用熏諸脈。想·一梵王，持摩尼 (*maṇi*) 鏡，照行者胸。爾時，行者·自觀胸·如·如意珠王，明淨、可愛，火珠為心。大梵天王·掌中·有轉輪印，轉輪印中·有白蓮花，白蓮華上·有天童子·手擎乳漚，從如意珠王出，以灌諸脈。乳漸漸下，至於心端。童子·手持二針——一、黃金色，二、青色——從心兩邊·安二金花，以針鑽之，七鑽之後，心還柔軟。

如前，復以乳·還洗於心。乳滴·流注，入大腸中；大腸滿已，入小腸中；小腸滿已，流出諸乳，滴滴不絕，入·八萬戶蟲口中；諸蟲飽滿，遍於身內，流注諸骨·三百三十六節，皆令周遍。然後，想·一乳池，有白蓮花·在乳池中生。行者·坐上，以乳澡浴。想·兜羅綿 (*tūla-paṭikā*)，如白蓮華，繞身七匝，行者處中。梵王·自執己身乳，令行者嗽。行者·嗽已；梵王·執蓋，覆行者上。於梵王蓋，普見·一切諸勝境界 (*viśaya*)；還得本心，無有錯亂。」

佛說此語時，五百釋子比丘·隨順佛語，一一行之，心即清涼；觀·色、受、想、行、識·無常 (*anitya*)、苦 (*dukkha*)、空 (*śūnyatā*)、無我 (*anātman*)；不貪世間，達解空法，豁然還得本心。破·八十億炯然之結，成·須陀洹 (*srotāpanna*)，漸漸修學，得阿羅漢 (*arhat*) ——三明 (*vidyā*)、六通、具八解脫 (*aṣṭa-vimokṣa*)。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名柔軟治四大內風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欲行禪定，宜當善觀·四大 (*mahā-bhūta*) 境界·隨時增損。春時，應入火三昧，以溫身體。火光猛盛，身體蒸熱，宜當治之。想·諸火光·作如意珠，從毛孔出，焰焰之間·作金蓮華，化佛·坐上·說治病法。以三種珠——一者、月精摩尼 (*maṇi*)；二者、星光摩尼 (*maṇi*)，猶如天星，光白身青；三者、水精摩尼 (*maṇi*) ——想·此三珠，一·照頭上、一·照左肩、一·照右肩。見三珠已，想·身毛孔·出三珠光·極為清涼，身心柔軟，入火三昧，不為所壞(是名治火大三昧法)。

復次，舍利弗！秋時，應當入地三昧。入地三昧，見此地相：百千石山、鐵山、鐵圍山、金剛山，從頭至足，三百三十六節，各為百千山，山神巖嶠。爾時，應當·疾治之。治·地大法，想·此諸山，一一諦觀·猶若芭蕉。如是次第，如·經十譬，一一諦觀。爾時，但見十方大地，如·白琉璃，有白寶花，見舍利弗 (*Śāriputra*)、目連 (*Maudgalyāyana*)、迦葉 (*Kāśyapa*)、迦旃延 (*Kātyāyana*)·坐·白金剛窟，履地·如水，為行者說五破、五合，說地無常 (*anitya*)。行者·見已，身

心柔軟，還得本心(是名治地大法)。

復次，舍利弗！行者入水三昧者，自見己身·如大涌泉，三百三十六節·隨水流去，見十方地·滿中青水，或白、或赤，宜當急治。治·水法者，先當觀身·作摩尼(*mani*)珠，吉祥之瓶·金花覆上，使十方水·流入瓶中。此吉祥瓶，涌出七花，七莖分明，一一莖間·有七泉水，一一泉中·有七金花，一一華上·有一佛坐，說七覺支(是名治水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作一九頭龍(*nāga*)，一一龍頭·有九百耳、無量口，身·毛孔、耳、及口·如大溪谷·皆出猛風，宜急治之。治之法者，當教行者·自觀己身·作金剛座，從於四面，想·四金剛輪·以持此風。金輪·復生七金剛華；華上，化佛·手捉澡灌；澡灌中，有·一·六頭龍，動身·吸風，令十方風·恬靜不動。爾時，行者·復見七佛(*sapta-tathāgata*)、四大聲聞，重為解說七覺支，漸入八聖道分(是名治內風大法也)。擁酥觀，柔軟四大(*mahā-bhūta*)，漸入·聖分·爾焰境界(*viśaya*)。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四大(*mahā-bhūta*) 麤澁——或瞋、或喜，或悲、或笑，或復腹行，或放下風——如是諸病，當教急治。

治之法者，先·觀薄皮，從半節起。見於薄皮，九十九重，猶如泡氣。次·觀厚皮，九十九重，猶如芭蕉。次·復觀膜，如眼上翳，九十九重，潰潰欲穿。次·復觀肉，亦九十九重，如芭蕉葉。中間·有蟲，細於秋毫。蟲，各四頭、四口，九十九尾。次·當觀骨，見骨皎白，如白琉璃，九十八重，四百四脈，入其骨間，流注上下，猶如芭蕉。次·當觀髓，九十八重，如蟲網絲。

觀諸節已，次·觀頭骨。一一髮下，有四百四脈，直入腦中。其餘薄皮、厚皮、骨，與身無異，唯有腦膜十四重。腦為四分，九十八重，四百四脈，流注入心。大腸、小腸、脾、腎、肝、肺、心、膽、喉嚨、肺腴、生熟二藏、八萬戶蟲，一一諦觀，皆使空虛，皎然白淨。皮皮相裹，中間明淨，如白琉璃。

如是·一一半節·諦觀，使三百三十六節，皆悉明了，令心停住。復更反覆，一千九百九十九遍。然後，當聚氣一處，數息·令調。想·一梵王，手持梵瓶；與諸梵眾(*brahma-kāyika; brahma-pariśadya*)，至行者前；捉·金剛刀，授與行者。既得刀已，自剗頭骨——大如馬珂——置左膝上。於梵瓶中，生白蓮花，九節、九莖、九重。有一童子，隨梵王後，從初蓮華出；其身白色，如白玉人；手執白瓶，瓶內醞醐。

梵王髻上·如意珠中，出眾色藥，置醞醐中。童子灌之，從頂而入，入於腦脈，直下流注，至于左脚·大拇指半節。半節滿已，津潤具足，乃至薄皮。復至一節。如是·漸漸遍滿半身。滿半身已，復滿全身。滿全身已，四百四脈，眾藥流注，觀身三百三十六節，皆悉盈滿。爾時，行者·還取頭骨，安置頭上。童子·復以青色之藥，布其頭上。此藥滴滴，從毛孔入。

恐外風入，梵王·復教·作雪山酥，皆令鮮白，醍醐流注，如頗梨壁，持用擁身，七七·四十九遍。復·更廣大·作醍醐池，白酥為華，行者坐上，酥蓋·酥窟。梵王慈藥，布散酥間。

如是·諦觀九百九十九遍，然後，復當想**第二節**·蓮華中·有一**紅色童子**，持赤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赤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明，遍體·漸漸軟。

第三節中，蓮華，復敷·**金色童子**，持黃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黃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青，遍體·漸漸增長，復更增長軟。

第四節，**毘琉璃童子**，持·青色藥；右手持之，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青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赤，一一毛孔，各下一針。從於足下，上刺二針。心上，作三蓮花；三花之中，有三火珠，放赤色光，光照於心，令心下·漸漸暖。然後，兩掌諸節，各下三針，隨脈·上下。調和諸氣，生四百四脈·不觸，大腸、腎脈·增長。復以五針，刺左腸脈。如是，童子·調和諸針，以不思議熏、不思議修，挽出諸針，置五爪下，以手摩觸，遍行者身。

第五節，**綠色童子**，手捉玉瓶，從於糞門，灌綠色藥，遍大、小腸、五藏諸脈，還從糞門，流出此水；雜穢諸蟲，隨水而流，不損醍醐；蟲止，水盡。復散綠色乾藥，從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綠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白，遍體·漸增柔軟。

第六節，**紫色童子**，捉·玫瑰珠瓶，盛玫瑰水，遍洗諸脈；令玫瑰水·從一切毛孔出，毛下諸蟲·皆從水出。復以一琥珀色·乾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琥珀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轉明，如白雪光，遍體·漸增柔軟。

第七節，**黃色童子**，捉·金剛鑽，鑽·兩脚下，鑽·兩掌，鑽·心兩邊。然後，持如意珠王，摩拭六根。諸根開，受·最上禪味樂。諸皮脈間，如塗白膏，一切柔軟。

第八節，**金剛色童子**，手持二瓶，以金剛色藥，灌兩耳中·及一切毛孔。如按摩法，停調諸節，身如鈎鎖，遊諸節間。

第九節，**摩尼珠色童子**，從瓶口出，至行者所。內五指，置行者口中；其五指端，流·五色藥。行者·飲已，觀·身及心乃至諸脈·淨若明鏡，頗梨、摩尼 (*mani*) 色·不得譬。童子·授蓮花莖，令行者噉。噉時，如噉藕法；滴滴之中，流注甘露 (*amṛta*)。食此莖已，唯九華在。一一華中，有一梵王，持·梵王床，授與行者，令·行者坐。坐此床已，七寶大蓋，覆行者上。梵王·各各說·慈法門 (*dharmaparyāya*)，以教行者。梵王力故，**十方諸佛**，住行者前，為說慈、悲、喜、捨；隨根·授藥，柔軟四大 (*mahā-bhūta*)。』

告舍利弗：「汝好·持·此·柔軟四大·伏九十八使·身內·身外·一切諸病·

梵王灌頂·攏酥·灌法，為四眾說。」

爾時，舍利弗、尊者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噎法

「復次，舍利弗！若阿練比丘·用心大急，數息太麤，眠臥單薄，因外風寒，因動脾管、脾、腎等脈，諸筋起風，逆氣胸塞，節節流水·停住胸中，因成·激血，氣發·頭痛，背·滿諸筋·攣縮——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服·肥膩世間美藥，然後·仰眠，數息令定。想·阿耨達(Anavatapta)池·其水盈滿，滿·一由旬。底·有金沙、四寶金輪，生·黃金華·大如車輪。花中，有四寶獸頭——象鼻出水、師子口出水、馬口出水、牛口出水——繞池七匝。阿耨達(Anavatapta)龍王(nāga-rāja)·七寶宮殿，在四獸頭間。

龍王頂上如意珠中，龍王力故，生·一千五百雜色蓮華。青蓮花五百，尊者賓頭盧(Piṇḍola)等·五百阿羅漢(arhat)·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晝時·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床，在蓮華下。五百金色蓮花，淳陀婆(Cundra)等·五百沙彌(śrāmaṇera)·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沙彌上。有七寶床，在蓮華下。五百紅蓮花，尊者優波難陀(Upananda)、和須蜜多(Vasumitra)等·大阿羅漢(arhat)，或言·是大菩薩眷屬·五百，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床，在蓮花下。有七寶高臺，長·八千丈，從下方出，當·阿耨達龍王宮·前。有五百童子，在其臺上，身·真金色。第一童子，名曰闍婆(Jīvaka)。第二童子，名曰善財(Sudhana)。第五百童子，名灌頂力王。

若欲治噎病者，先念·尊者賓頭盧(Piṇḍola)等·一千五百人——如上所說——令·了了見已，尊者賓頭盧(Piṇḍola)，當將是闍婆童子(Jīvaka)，取·阿耨達龍王所服白色菴婆陀藥(abaddha)菴婆陀藥者，味如甘蔗，形似藕根，味亦有似石蜜者。服此藥已，噎病得差，四大(mahā-bhūta)調和，眼即明淨。

若發大乘心者，闍婆(Jīvaka)、善財(Sudhana)等·五百童子·為說大乘法(Mahāyāna)。因是，得見·跋陀婆羅(Bhadrapāla)等·十六賢士，亦見·賢劫(bhadra-kalpa)·彌勒(Maitreya)等·千菩薩。因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anuttarā samyaksambodhi)心，具六波羅蜜(pāramitā)；發聲聞心者，尊者賓頭盧(Piṇḍola)·為說四念處法·乃至八聖道分；經九十日，得阿羅漢道。」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此·治噎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行者貪婬患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脈，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cetanā)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根，布散諸根；如·盛尿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繞周匝，四百四脈·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團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

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毘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

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

肺腴、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繞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叵堪。至陰藏處，分為三支。二支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毘蘭多鳥翳。

諸蟲口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髻 (*uṣṇīṣa*)。

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

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 (*amṛta*)。

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

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眾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

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 (*deva-putra*)、天女 (*devī; deva-kanyā*)，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阿鼻 (*Avīci*) 地獄·猛火熱。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 (*kāma-dhātu*) 一切眾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

告舍利弗：「汝今知不？眾生·身根，根本 (*mūla*)、種子 (*bīja*)，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 (*eka-citta*) 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姪泆·不祥幻色妖

鬼·之所燒害。

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Gandha-hastin*）龍王（*nāga-rāja*），力士·摩醯首羅（*Maheśvara*）·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慎勿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利養瘡法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貪火所燒，利養毒箭，惡風吹動，以射其心。以貪因緣，心或顛倒（*viparyāsa*）。晝夜六時，思念貪方便，如·貓伺鼠，心無厭足。如·七步蛇，吐毒覆身。如此惡人，利養細滑，五百毒蛇·集在身中。剎那（*kṣana*）剎那頃，其心毒火，熾然不息。晝夜六時，煩惱（*kleśa*）猛風，吹利養薪，在其心內·熾然不息。諸蛇競作，燒善根（*kuśala-mūla*）芽。以是因緣，狂亂黑鬼，猛毒熾盛，見他得利，如箭射心，如刺入眼，如釘入耳。諸情閉塞，五百五蛇，四大毒龍，五拔刀賊，六村羅剎（*rākṣasa*），一時競作，因是發狂——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數息，繫心令定。想·一·丈六像——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在耆闍崛山（*Grdhra-kūṭa-parvata*）·七寶窟中，坐寶師子座，與諸四眾，說除貪法，告言：『法子！汝觀·貪人所著袈裟（*kaśāya*）、六物、眾具，如棘刺林，針縫之中，當生劍樹，百千鐵釘，鐵嘴諸蟲，啄食其身。融銅、鑊湯、鐵鋸、鐵床，是汝坐具；沸屎、毒蛇、鐵丸、鑊湯、刀林、劍戟、百億棘刺、火河流銅、灰漿、膿血，是汝飲食。』」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默然無聲。令於行者，自見己身·臥七重鐵城內。見五羅剎（*rākṣasa*），張口兩向，以八十鐵鉗，拔舌令出；無量鐵犁，狀如劍樹，以耕其舌；鐵牛甲間，流注融銅。鐵卒身內，有百千色膿；膿中諸蟲，不可稱數。觀見此事，心驚毛豎。出定、入定，見·所著衣，如膿、屎和血；鐵嘴諸蟲、刀林劍戟，以為莊嚴。見·所食物，猶如蛔蟲、百千小蟲，耳生諸膿、屎、尿、諸血，八十嘴蟲、風蟲、火蟲、水蟲、地蟲、地獄蟲，一切諸蟲，吐膿、吐毒，滿·鉢多羅；鐵丸、劍戟，以為果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生死不斷絕，貪欲嗜味故，養怨入丘塚，唐受諸辛苦。

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淨，如廁蟲樂糞，愚貪身無異。

智者應觀身，不貪染世間，無累、無所欲，是名真涅槃。

如諸佛所說，一心一意行，數息在靜處，是名行頭陀。」

告舍利弗：「利養·傷身，敗人善根（*kuśala-mūla*），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eka-citta*）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貪利·不祥·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Gandha-hastin*）龍王（*nāga-rāja*），力士·摩醯首羅

(Maheśvara)·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慎勿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犯戒法

「復次，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 (*śikṣamāṇā*)、沙彌 (*śrāmaṇera*)、沙彌尼 (*śrāmaṇerī*)、優婆塞 (*upāsaka*)、優婆夷 (*upāsikā*)，受佛禁戒，身心狂亂，猶如猿猴，種植之法，未及生長，滅枝、毀根；七眾亦爾，於佛禁戒，戒色未生，犯·突吉羅 (*duṣkṛta*) 乃至波羅夷 (*pārājika*)，猶如醉象，不避好惡，不識諸方，蹈壞一切諸善好物；四眾亦爾，蹈破·淨戒·青蓮花池，破戒猛盛，猶如狂狗，見人、見木、乃至鳥、獸，隨逐齧之。

犯戒惡人，見佛、羅漢、清淨比丘·功德 (*guṇa*) 福田，隨逐罵辱，誹謗毀之；自飲毒藥，遍體·血現，節節火然，狂愚、無智，結使猛風，動煩惱山——貪婬為眼，瞋為手足，愚癡身體——踐踏世間，植種惡子。既自種已，復教他人；求覓·地獄獄卒、羅剎 (*rākṣasa*)、牛頭阿傍、劫火惡鬼、劍林之神、閻羅王等十八獄主，常為己作大親友·上善知識，必定當與如是獄種·晝夜遊處。

此破戒人，諸惡猛火·已來入心，為利養故，為名聞故，自稱·善好、威德具足；詣·阿練若 (*araṇya*)·知法者所，猶如幻師，幻惑他目。此·幻偽人，詐行頭陀，破戒惡風，吹罪業華，常散己上；惡口誹謗，不善心香·以熏身心。此人身心，猶如伊蘭，似百千蟲狗。雖行禪定，偽現·數息所見境界 (*viśaya*)。

始初之時，見·黑色佛，如黑象脚、見如灰人。見·諸比丘，頭破、脚折，見·比丘尼，莊嚴花鬘。見·諸天象，化為獼猴，毛端火然，來觸擾己。或見·一野狐·及一野干，有百千尾，一一尾端，無量諸蟲·種種雜惡。或見·羸瘦駝、驢、豬、狗、鳩槃荼等。諸惡夜叉、羅剎 (*rākṣasa*)、魁膾，各持種種武器·惡火，打撲比丘；因是發狂——或歌，或舞，臥地糞穢，作種種惡——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向諸智者，至誠自說，懺悔所作惡不善業。智者·應當教此比丘·念釋迦牟尼 (*Śākyamuni*) 佛，乃至次第念於七佛 (*sapta-tathāgata*)；念七佛已，念三十五佛；然後，復當念諸菩薩，念大乘心，觀於空 (*śūnyatā*) 法，深自慚愧，想一一佛·捉·澡罐水·以灌其頂。

復自想·身墮阿鼻 (*Avīci*) 地獄，十八地獄，受諸苦惱。於地獄中，稱·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修行六念。諸佛如來，於其夢中，放白毫 (*ūrṇa-kośa*) 光，救地獄苦。見此事已，如負債人，心懷慚愧，應當償之；一心一意，脫·僧伽梨，著·安多會，詣清淨僧所，五體投地，如大山崩，心懷慚愧，懺悔諸罪，為·僧·執事，作諸苦役——掃廁、擔糞——經八百日。

然後，復當洗浴身體，還著·僧伽梨 (*samghāṭī*)。入於塔中，一心 (*eka-citta*) 合掌，諦觀·如來眉間白毫·大人相光 (*bhrū-vivarāntarād ūrṇa-kośa*)，一日至七日。

還至智者所，求索懺悔。智者·應當告言：『比丘！汝今·自觀汝身，猶如·金瓶盛四毒蛇——二上、二下——吐毒·可畏。復觀·一龍(*nāga*)六頭·繞瓶，龍·亦吐毒，滴·蛇口中。四方大樹，從金瓶出，遍三界。黑象·復來，欲拔此樹，四面火起。』見此事已，應當告言：『比丘！當知：金瓶者，是地氣也；青色蛇者，從風大生，是風大毒；綠色蛇者，從水大生，是水大毒；白色蛇者，從地大生，是地大毒；黃色蛇者，從火大生，是火大毒；六頭龍者，是汝身中·五陰(*pañca-skandha*)及空(*sūnyatā*)。如此身者，毒害不淨，云何縱惡、犯戒不治？』

說此語已，復教掃塔、塗地，作諸苦役。更教觀佛，見·佛放金色光，以手摩頭。然後，方當教不淨觀。不淨門·徹，無有諸障，然後，可·與僧(*saṅgha; samgha*)中·說戒。

欲說戒時，應唱是語：『某甲比丘、某甲比丘尼，已八百日，行於苦役；七日，觀佛眉間白毫(*bhrū-vivarāntarād ūrṇa-kośa*)，作毒蛇觀，地獄想成。復觀一佛·說懺悔法、不淨觀門、無我人鏡，還復通達。境界(*viśaya*)中，佛·以澡罐水，灌·比丘頂。天神(*devatā*)·現夢，說·已清淨。今已慚愧，我所證知，唯願聽許。』

爾時，律師·復應以律，檢問此人，復教誦戒，經八百遍，然後，方·與如淨比丘·得無有異。」

告舍利弗：「若有七眾，犯於輕戒，過二夜·不懺悔者，是人·現身雖行禪定，終不獲道。若犯重戒，墮大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如是具足，足滿三劫(*kalpa*)，然後為人。雖得人身，貧窮、癩病，七十七身，不見佛、不聞法、諸根不具。是故，智者·若犯佛戒·於突吉羅(*duṣkṛta*)，應生怖畏，如被刀斫，極懷慚愧。何況重戒！若能服此持戒藥者，當知是人最上慚愧·忍辱丈夫，無能過者。」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破戒心不淨，猶如偷賊狗，處處求利養，為貪心所殺。

當服慚愧藥，忍辱為衣裳，懺悔莊嚴華，熏用善心香。

一心(*eka-citta*)觀佛相，除苦·無憂苦，亦當念空(*sūnyatā*)法，修心觀不淨。

是名諸如來·甘露(*amṛta*)灌頂(*abhiṣeka*)藥，服者心無憂，可至涅槃岸。

如法應修行、非法不應作，今世若過世，行法者得度。

隨順佛所說，持戒行頭陀，身心無惡行，疾至於解脫。」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犯戒藥，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樂音樂法

「復次，舍利弗！若四部眾，樂·諸音樂，作倡·無厭，因是動風，如·縱逸馬，亦如·秋狗，似·伊尼利鹿王，耽惑愚癡，心如羶膠，處處隨著，不可禁制——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天女(*devī; deva-kanyā*)，端正無雙，兩手自然有諸樂器，

聲·萬種音。行者·見已，見·此天女·過於外色·百億萬倍；聞·此天聲·世所無比；因是，惑着·觀色、聽聲。因是，當教觀·此女人·六情諸根·所起境界 (*viṣaya*)，數息力故，見·可愛眼·生六毒蛇，從眼根出，入耳根中；復見二蟲，狀如鷓鴣，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餘四根中，見貓，見鼠，見狗、野干，爭取食之。因是，得見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污露不淨——子藏·蛔蟲，為·女·瓔珞。見女所執諸雜樂器，宛轉糞中，諸蟲鼓動，作野干鳴。所說·妖怪，不可聽採，如·羅剎 (*rākṣasa*) 哭——因是，厭離。詣·智者所，說·前所作惡、不善業，誠心懺悔。智者·應當教無常觀。」

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音樂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好歌唄偈讚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頌，美音、讚歎，猶如風動娑羅 (*śāla*) 樹葉，出和雅音，聲如梵音，悅可他耳；作適意辭，令他喜樂。因是風嚮，貢高憍慢，心如亂草，隨煩惱 (*upakleśa*) 風；處處不停，起·憍慢幢，打·自大鼓，弄·諸脈零。因是，發狂——如·癡猿猴·採拾花菓，心無暫停，不能數息——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想·一七寶高幢，有乾闥婆 (*gandharva*)·在其幢端，身如白玉，動身·讚偈，身毛孔中·出大蓮華，百千比丘·在蓮華上·聲萬種音，過於·己身·百千萬倍。因是，漸漸息其憍慢。

智者·復應教於行者諦觀幢端，見於幢端·頗梨明鏡。諸比丘等·恃聲憍慢·心不淨者，化為羅剎 (*rākṣasa*)，出大惡聲，火從口出。復有夜叉，從四方來，拔舌、取心，置於幢端，其心戰掉，號哭叫喚，如醉象吼；或復細聲，如·毘舍闍·吟。因是，復見·諸美音聲，如人·叫喚稱己父母·罵詈無道。因是，厭離，耳不樂聞，生厭離想。智者·應當教觀八苦 (*duḥkha*)，如·八苦觀·說。」

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歌唄偈讚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水大猛盛·因是·得下

「復次，舍利弗！若有四眾，入·水三昧，遍體·水出，不見身心，猶如大海。出定時，飲食不甘，患·心下·熱；水脈·增動，患下·不止——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想·一金翅鳥 (*garuḍa*)，比丘乘上，於大海中，遊行無畏；諸龍 (*nāga*)、羅剎 (*rākṣasa*)，皆悉驚走。鳥取龍食；龍畏怖故，吸水都盡，化為四蛇。金翅鳥王，口銜四蛇，比丘坐上，求水不得。金翅鳥王，眼出火燒蛇，諸蛇驚怖——猶如·幻夫·所作幻人，隱沒不現——入比丘身。從是出定，應服·世間·斷下之藥。想·二火珠，一，在胃管，溫暖諸脈，一，在糞門·狀如熱石。想·

雪山神，名·鬱多伽，身長六丈，白·如珂雪，持一香藥，名·娑呵那伽，授與行者。服此藥時，先·發無上菩提 (*anuttarā samyak sambodhi*) 之心。一服藥已，四百四病，終身不動；何況下耶！

若令彼神疾來者，當淨澡浴、不食五辛，不飲酒，不噉肉，於靜寂處，一心 (*eka-citta*) 數息，稱·彼神名，念·彼神像，一日至七日。雪山大神，與·十二白光神等，至行者前，先·為說法，後·授與藥，復·教十二門禪。彼諸神等，皆是五地大菩薩也。

若有病者，應先·念彼鬱多羅伽神，次·念勇健神、強力神、雄猛神、智行神、自在神、善臂 (*Subāhu*) 神、鳩摩羅神、難勝神、白光明神、白光明王神、藥王 (*Bhaiṣajya-rāja*) 神等·十二白光神。既得見已，於一一神所，各問·異法門 (*dharmaparyāya*)。彼諸神等，先·令行者·得見彌勒 (*Maitreya*) 菩薩，於彌勒菩薩所，見文殊師利 (*Mañjuśrī*) 等·一切諸菩薩·及十方佛。

若此人·過去世·不犯四重禁，現在世·不破四重禁，見諸神時，即見道跡。若犯戒者，是諸神王教已，懺悔·足滿千日；然後，得見彌勒菩薩·及文殊師利 (*Mañjuśrī*)·諸大士 (*mahā-sattva*) 等，後·獲道跡。」

告舍利弗：「若有行者，因水致下，動·四百四病，欲得治者，當疾服·是·娑呵等藥；除病無患，滅業障 (*karmāvaraṇa*) 海，疾見道跡。是故，汝等善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因火大·頭痛·眼痛·耳聾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火三昧，節節火焰，大腸、小腸·一時火起，燒動火脈。出定時，頭微微痛，諸脈·掣縮、眼赤、耳聾，因是發病——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琉璃甕，盛·眾色水、生·雜寶花；花上，皆有百千化佛；諸化菩薩，各放白毫 (*ūrṇa-kośa*)，照諸火光，令諸火光·化為金龍。行者·見已，即生歡喜。作念·想·甕——安置火下，花臺在上——已往佛所，以手攀甕，手即清涼。因是，舉身·投於甕邊，為佛作禮。即見·化佛·放眉間光，兩滴甘露 (*amṛta*)，灑散諸節；所滴之處，化成琉璃，因灌大腸，大腸、小腸，甘露 (*amṛta*) 盈滿，火光漸息，生諸寶花；寶華有光，其色紅、白。

復·當想·一摩醯首羅 (*Maheśvara*)，乘金色牛，持寶瓶水，至行者前；水中·眾藥，藥名破毒，令行者服。復持一珠，名·旃陀羅摩尼 (*candra-maṇi* 宋言月精)，置其頂上；流出諸藥，灌耳，灌眼，灌鼻；但一見已，即得除差。摩醯首羅 (*Maheśvara*) ——是大菩薩，常自遊戲首楞嚴 (*śūraṅ-gama*) 三昧 (*samādhi*) ——即從眉間，放大光明，化作佛像；五百仙人·侍衛世尊，為於行者，說·甘露門治病之法。」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入地三昧·見不祥事·驚怖失心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地三昧，見四方面黑山；諸山巖間，有無量、無邊·諸鳩槃荼，蹲踞土埵，現醜惡形，身根分端。復有五山，夜叉·競來爭取彼山。諸鳩槃荼，痛急驚怖，發大惡聲，向行者所。復見諸鬼·頭髮蓬亂，捉·大鐵棒，棒端·有山；至·行者所。復見夜叉，擔山起舞。羅刹 (*rākṣasa*) 持樹，至夜叉所；羅刹瞋恚，與夜叉鬪。毘舍遮鬼，頭·戴黑山、口·銜死虎。

行者·見已，心驚、毛豎。以驚怖故，羅刹熾盛，共·夜叉·鬪。羅刹得勝，截·夜叉·頭、毘舍遮手足·以為瓔珞，鳩槃荼身根·以為花鬘；鼓舞前地，狗牙上出，如劍樹枝。眼中雨雹、霹靂火起。夜叉·復勝，搏撮·羅刹，剝·其面皮，剝取·女根，截·鳩槃荼·身根，毘舍遮手足·用為花鬘，串耳、串頸；鼓舞前地，動身大叫，發大惡聲，甚可怖畏。

復見·四大海神所生之母·毘牟樓至，仰臥海水——有千頭，各二千手足——一挖身四向，現其女根，巖罅可畏，如·血塗山。其諸惡毛，狀如劍樹；中·生一樹，如刀山林。百千無量驢耳、牛頭、師子口、馬脚、狼尾、鳩槃荼身根，如是諸鬼等，從中而出。復見·大龍，百千頭，長·數十由旬，從中而出。見·有一鬼，似百獸，形如師子，有一萬脚，甲間·無數百千毒蛇·從中而出。復見·餓鬼 (*preta*)，其形長大，十億由旬，吐毒、吐火，擔·諸山，從中而出。復見·千狼，連尾異體，牙·如石尖，從中而出。復見·千虎，尾亦有頭，合身側行，從中而出。復見·龍女，瓔珞嚴身，甚悅人目，從中而出。夜叉·取食，狸貓、鼯鼠、獼猴、野干、狐魅·惡鬼、一切惡獸，皆從中出。阿鼻 (*Avīci*) 地獄·沃焦山神、十八地獄神、九億牛頭阿傍、八十億餓鬼 (*preta*)、千億廁蟲、五百億蛔蟲，如是種種諸變狀事·可惡鬼神，或持刀山，或捉劍樹，或搖須彌 (*Sumeru*)，或動鐵圍、由乾陀山等。

行者·自見·身滿大地，三百三十六節，皆如高山，至無色界 (*ārūpya-dhātu*)；齊中出水，四大毒蛇·遊戲水中，口中出火；十惡羅刹 (*rākṣasa*)，在火中走，耳中出風，冀門出風，吹動諸山；一切鬼神，皆來瞋目節解。

行者·因是，驚怖，喜發狂病。若見是事——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日與日天子 (*deva-putra*)，乘四寶宮殿，作百千伎樂，在黑山上，照曜黑山，令漸漸明。想·一日成已，復想·二日。想·二日已，復當自觀己身·白骨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日照雪山；復想·頂上·有月天子 (*deva-putra*)，四寶宮殿·百千眷屬，捉於月珠，置其頭上。此想·成已，想·第三山上，復有一日，如上無異。見此日已，復想頂骨；白雪山上，如上·復有一月。既見月已，復想第四山上，復有一日，照此黑山。既見日已，當想·己身·三百三十六節·白骨之山·皆角相向(四角皆相對也)，一一角間，有一月光。天子

(*deva-putra*)·手捉兩珠，兩向持，如是，諸節角角之間，皆應停心，十·出入息頃，諦觀·令了了；見一一骨·有二十八宿，明淨可愛，如七寶珠。

此想·成已，復想·一金翅鳥(*garuḍa*)王，頭戴·摩尼(*maṇi*)珠，搏撮·四蛇及與六龍；蛇驚、龍走。諸山鬼神，一時驚動；狀如黑色——皆是前身破戒果報(*vipāka*)——當勤懺悔，嚴淨尸羅(*śīla*)。尸羅(*śīla*)淨故，日月光明·倍更明顯；若心念惡，口說惡言，犯·突吉羅(*duṣkṛta*)，摩尼(*maṇi*)珠上，則兩黑土；日月塗塵，星宿不行。阿修羅王，九百九十九手千頭，一時出現，映蔽日、月，星宿不現，此名為退；為惡心刀、惡口火、破戒賊·之所劫奪。

若欲服此勝甘露藥，先·當持戒，淨諸威儀，懺悔業障(*karmāvaraṇa*)、惡、不善罪。復當繫心、繫意，端坐一處，數息閉氣，如·前·觀於三百三十六節，使一一節，角角相向。星月之屬，亦如上說。心復明利，見一一節間，月光如衣，星光如縷，縫持相著。見·四日出，四大海水三分減二；見·五日出，須彌(*Sumeru*)·融盡，大海·消竭；見·六日出，想·此諸山·漸漸融盡；見·七日出，大地爛然。諸鬼、羅剎(*rākṣasa*)，飛住空中，乃至欲界(*kāma-dhātu*)，火幢隨後；復至色界(*rūpa-dhātu*)，火亦隨至；欲往無色界(*ārūpya-dhātu*)，手脚焦縮，落火聚中，聲吼可畏，動於大地(入此三昧時，大地稍稍動也，如車輪旋)。

當疾持心，想·三百三十六節，如金剛山，形狀可愛，過於須彌(*Sumeru*)，地、水、火、風·不能傾動，唯見四蛇·含摩尼(*maṇi*)珠·在骨山間。爾時，應當先想佛影，見金剛際，金剛幢端·有摩尼(*maṇi*)鏡，過去七佛(*sapta-tathāgata*)·影現鏡中。復當諦觀·毘婆尸(*Vipaśyin*)佛·眉間白毫(*bhrū-vivarāntarād ūrṇa-kośa*)、尸棄(*Sikhin*)佛·眉間白毫、提舍佛·眉間白毫、拘樓孫(*Krakucchanda*)佛·眉間白毫、迦那含牟尼(*Kanakamuni*)佛·眉間白毫、迦葉(*Kāśyapa*)佛·眉間白毫、釋迦牟尼(*Śākyamuni*)佛·眉間白毫。見·七佛眉間白毫，如頗梨色，水甚清涼，洗諸節間，三百三十六節·白毫水洗，皎然大白，色潔鮮妙，如·頗梨鏡，無物可譬。

因是，復見·五金剛輪，在七寶幢端，從下方出，迴旋空中，說·四諦義。雖見聞此，一心(*eka-citta*)觀於身白骨山，即見·釋迦牟尼佛·以澡罐水·灌其頂上；餘六佛，亦爾。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言：『法子！色、受、想、行、識，苦(*duḥkha*)、空(*śūnyatā*)、無常(*anitya*)、無我(*anātman*)，汝當諦觀。』又·為廣說空、無相、無作、無願，說身空寂、四大(*mahā-bhūta*)無主、五陰(*pañca-skandha*)無家，畢竟寂滅，同於虛空。因是，即悟·無常(*anitya*)、壞·世間，觀四真諦。五出入息頃，破二十億爛然之結，成須陀洹(*srotaāpanna*)；十出入息頃，免諸欲流，成斯陀含(*sakṛdāgāmin*)；十出入息頃，斷諸鈍使、欲(*kām*)色界(*rūpa-dhātu*)使、諸結根本(*mūla*)，不還欲界(*kāma-dhātu*)，成阿那含(*anāgāmin*)；於十息頃，遊戲空法，心無繫礙，住三十

四心相應，解脫十根本不滅不壞，摧九十八使山。大勇猛將·慧光法幢，從四方至。金剛寶座，從下方出。共相振觸，演說空法。五金剛輪，住左膝邊，自然演說九無礙、八解脫 (*aṣṭa-vimokṣa*) 法。過去聲聞，皆入毘琉璃三昧，住立其前；釋迦牟尼佛，廣為宣說金剛譬定 (*vajropama-samādhi*) 境界義味。於是，**寂然，不見身心**，入金剛三昧。從金剛三昧起，結使山·崩，煩惱根·絕，無明 (*avidyā*) 河·竭，老死奴·滅，於生分永盡，梵行 (*brahma-carya*) 已立，如煉真金·不受諸欲，所作已辦，是名**大阿羅漢**。

若發無上菩提 (*anuttarā samyakṣambodhi*) 心者，初見七佛白毫 (*ūrṇa-kośa*) 光照，一一如來·白毫光明·分為十支，化十寶花、寶樹、寶臺，行列在空。時，十方佛，亦放光、水，如上所說·洗諸節間。一一佛白毫光中，說十八種慈心法門 (*dharmaparyāya*)，說十八種大悲法門，說十八種大喜法門，說十八種大捨法門。漸漸增長。教已，修習四無量心；具四無量已，為說十種明心；具明心已，教說：色即是空 (*śūnyatā*)，非·色滅空。既觀空已，教·菩薩六法；行六法已，修行六念，念·佛法身 (*dharmakāya*)；念·佛法身·已，起迴向 (*pariṇāmanā*) 心；迴向成已，立四弘誓，不捨眾生；四願成已，具菩薩戒；菩薩戒成已，學修相似 (*pratirūpaka*) 檀波羅蜜 (*dāna-pāramitā*)；檀波羅蜜 (*dāna-pāramitā*) 成已，學修相似十波羅蜜 (*pāramitā*)。

此想·成已，觀內空、外空。於是，現前見·百千無量諸佛·以水灌頂 (*abhiṣeka*)·以繒繫頭，為說空法。因空，心悟·入菩薩位，是名**性地**——菩薩最初境界(於此法·多生增上慢，宜應識之，此是菩提心·初境界相)」

告舍利弗：「此名治地三昧·增上慢 (*abhimāna*)·滅無明 (*avidyā*)·母三毒·可畏相。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風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九孔之中，如大溪谷，出五色風。復見己身·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節節風出；諸·藹吉支(藹吉支者，起尸鬼也)，手捉鐵棒，以千觸體·為身瓔珞，與諸龍鬼·九十八種，至行者所。行者·見已，心驚、毛豎，因是**發狂**，或**白癩病**——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觀於雪山、香山·四大仙人，皆悉盡是大菩薩也。想·彼仙人·身黃金色，長十六丈，一手·捉花、一手·捉金剛輪、口·銜香藥，遮護行者，不令風起。仙人·持花、呪水，出龍·吸諸風盡。龍身·脹大，在地眠臥，終不能起。當觀·此龍·猶如芭蕉，皮皮相裹，不能喘息。」

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namo buddhāya 南無達摩 namo dharmāya 南無僧伽 namaḥ saṃghāya 南無摩訶梨師 namo mahā-ṛṣi 毘闍羅 vijara 闍藹咄陀達陀 jagad-udakaṃḍa 娑滿馱 samanta 跋闍羅 vajra 翅 ki 陀邏 dara 崛荼誓荼 kuḍajeda 遮利 carye 遮利 carye 摩訶遮利 mahā-

carye 吁摩利 umāri 吁摩勒 umāra 翅 kī 悉耽 siddham 鞞闍鞞 bhe yaṃbhe 阿闍鞞 ayāmbhe 利 ri 究窳窳 cucici 翅 ki 薩婆 sarva 陀羅尼 dhāraṇī 翅 ki 阿扇 āśāṃ 提摩 dhimat 俱梨應詣 kumāri 吁彌 u mi 吁彌 u mi 吁摩 u ma 吁摩 u ma 婆禍呵 svāhā 』

namo buddhāya. namo dharmāya. namaḥ saṃghāya. namo mahā-ṛṣi vijara, jagad-udakaṃḍa samanta vajra ki dara kuḍajeḍa, carye carye mahā-carye, umāri umāra kī siddham, bhe yaṃbhe ayāmbhe ri cucici ki, sarva dhāraṇī ki āśāṃ dhimat kumāri, u mi u mi u ma u ma svāhā.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Maitreya）、賢劫（*bhadra-kalpa*）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guṇa*），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mahā-bhūta*）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脈所起境界（*viśaya*）、九十八使、性欲種子（*bīja*），亦治業障（*karmāvaraṇa*）、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陰（*pañca-skandha*）無明（*avidyā*）根本（*mūla*），陀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結使。」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法性（*dharmatā*）無所依，觀空（*śūnyatā*）亦復然。若能觀四大（*mahā-bhūta*），不為使所殺。

服藥行禪定、誦此陀羅尼，一心（*eka-citta*）念諸佛，結使永不起。

煩惱海永盡、恩愛河亦絕，諸欲無所因，自稱是解脫。

無患心恬怕，遊戲六神通，亦以陀羅尼，教授於他人。」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舍利弗：「汝，今當知，我涅槃後，未來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upāsaka*）、優婆夷（*upāsikā*），得聞此甚深祕要，淨尸羅（*śīla*）法，及行禪定諸病，方藥——此光明王勝幢，陀羅尼——當知此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kuśala-mūla*），久於無量百千佛所，修習三種菩提之心（*bodhi-citta*），今得聞此甚深祕要，如說修行。當知是人，最後邊身，如駛水流，速疾當得四沙門果（*śramaṇa-phala*），及菩薩行（*bodhisattva-caryā*）。」

佛說是語時，五百釋子，倍更增進，具六神通；舍衛城中，一千首陀羅（*śūdra*），宿世，行禪發狂之者，聞佛所說，即生歡喜，得須陀洹（*srotaāpanna*）；八十億諸天，治四大（*mahā-bhūta*）病，身心無患，應時，即發無上道心，普雨天花，以散佛上，及諸大眾。

爾時，會中，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異口同音，而說是言：「如來出世，正為治此狂，惡，邪見（*mithyā-dṛṣṭi*），羅剎（*rākṣasa*）行人，令得本心，如，好花幢，甚可愛樂。善哉，世尊！如優曇花（*udumbara-puṣpa*），時，乃一現。」

時，會大眾，以偈讚言：「

日種王太子，甘蔗之苗裔，星光月外甥，摩耶夫人子。

生時行七步，足躡動大千 (*tri-sāhasra-mahā-sāhasra-loka-dhātu*)，十方諸神應，嘉瑞三十二。

棄國如涕唾，坐於畢鉢羅 (*pippala*)，金剛勝道場 (*bodhi-maṇḍa*)，降伏萬億魔。

得成菩提道，面淨如滿月，心垢亦永盡，我今一心 (*eka-citta*) 禮。

諸釋中最勝，具勝慈悲者，能令諸眾生，永脫生死苦。」

爾時，世尊·聞·諸四眾說此偈·已，復更殷勤，申金色手，摩舍利弗及阿難頂，付囑是事。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并餘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初學坐者·鬼魅所著·種種不安·不能得定·治之法(尊者阿難所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利樓鬼·所住之處，末利夫人·所造講堂。羅旬踰等·一千長者子，始初出家，請尊者阿難·摩訶迦葉 (*Mahā-kāśyapa*)、舍利弗等·以為和上，摩訶迦葉 (*Mahā-kāśyapa*)·教千比丘·數息·靜處。

鬼魅所著。見·一鬼神——面如琵琶，四眼、兩口，舉面放光——以手·擊擦·兩腋下及餘身分，口中唱言：「埠惕埠惕。」如·旋火輪、似·掣電光，或起、或滅，令於行者心不安所。若見此者，當急治之。

治之法者，教·此行人，埠惕 (*bhūṭī*)·來時，一心 (*eka-citta*) 閉眼，陰而罵之，而作是言：「我今識汝，知汝是·此閻浮提 (*Jambu-dvīpa*) 中·食火、嗅香、偷臘吉支。汝為邪見 (*mithyā-dṛṣṭi*)，喜破戒種。我今持戒，終不畏汝。」

若出家人，應誦戒序；若在家人，應誦三歸、五戒、八戒。鬼，便却行，匍匐而去。

爾時，阿難聞此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長者子、比丘，因世尊說治埠惕鬼，以免諸惡，不為鬼魅之所縛著。後世比丘——佛涅槃後，過千歲已——欲教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upāsaka*)、優婆夷 (*upāsikā*) 數息·靜處，念定·安般。若諸鬼神，為亂道故，化作鼠形，或黑、或赤，掙·行者心，搔·行者脚、兩手、兩耳，無處不至；或作鳥聲，或作鬼吟，或復竊語；或有狐魅，作新婦形，莊嚴其身，為於行者·按摩、調身，說於非法；或現作狗，號哭無度；或作鵑、鷲·百類眾鳥，作種種聲，竊語、大喚，其音不同；或作小兒，百千為行，十五五，若一、二、三，作種種聲，至行者所；或見虻、蠅、蟲、蚤、蛇、蜚，或入耳中，如蜂王鳴、或入眼中，如迸酪沙、或復觸心，作種種亂事。因是發狂，捨離靜處，作放逸行，當云何治？」

佛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若有四眾·患此鬼者，汝當為說治鬼之法。此埠惕鬼 (*bhūṭī*)，有六十三名，乃是過去·迦那含牟尼 (*Kanakamuni*) 佛時，有一比丘，垂向須陀洹 (*srotaāpanna*)，因邪命故，為僧 (*saṅgha; samgha*) 所擯；瞋恚·命終，自誓為鬼；乃至今日，惱亂

四眾；壽命一劫 (-kalpa)，劫盡·命終·落·阿鼻 (Avīci) 獄。汝等今日·宜識名字，一心 (eka-citta) 繫念，莫為所亂。」

爾時，世尊即說曰：「埠惕埠惕，是惡夜叉，亦名夢鬼。夢見此時，即便失精；當起懺悔：『埠惕·來也。我是過去惡因緣故，遇此破戒賊害惡鬼；我今鞭心，束縛諸情，不使放逸。』」

如此鬼神，住虛空時，名虛空鬼。在床褥間，名腹行鬼。復有三名：一名深索(沙劇反)迦伏丘那丘泥脂隸覆嗅覆嗅阿摩勒迦沙禍訶；方道鬼、魑魅鬼、魍魎鬼、飡膿鬼、食唾鬼、水神鬼、火神鬼、山神鬼、園林神鬼、婦女鬼、男子鬼、童男鬼、童女鬼、剎利鬼、婆羅門鬼、毘舍鬼、首陀羅 (śūdra) 鬼、步行鬼、倒行鬼、騎乘鬼、驢耳鬼、虎頭鬼、猫子聲鬼、鳩鴿鬼、車鴿聲鬼、土鴿鳥鬼、角鴿鳥鬼；或復化作八部鬼神、虛耗鬼、八角鬼、白鼠鬼、蓮華色鬼、狐魅鬼、鬼魅鬼、百蟲精魅鬼、四惡毘舍遮鬼、鳩槃荼鬼。如是等醜惡鬼神，六十三種，是鬼神名。

鬼為亂時，應當數息，極令閑靜。應當至心念過去七佛 (sapta-tathāgata)，稱彼佛名——南無毘婆 (Vipaśyin) 尸佛、尸棄 (Sikhin) 佛、提舍佛、鳩樓孫佛、迦那含牟尼 (Kanakamuni) 佛、迦葉 (Kāśyapa) 佛、釋迦牟尼佛——稱彼佛名已，應當憶持 (dhāraṇa) 一切音聲陀羅尼。

即說呪曰：

阿彌 ami 阿彌 ami 迦梨奢 kaliśa 酸地利 śodarī 腹棄窶翅 hukhithoki 偷涕他 tothithā 偷涕他 tothithā 摩訶 mahā 迦樓尼迦 kārūṇika 彌多羅 mitra 菩提薩埵 bodhisatva [娑婆訶 svāhā]

ami ami kaliśa śodarī hukhithoki, tothithā tothithā, mahā-kārūṇika mitra bodhisatva [svāhā].

若有亂心·為埠惕鬼 (bhūtī)·所惑亂者——或作種種諸幻境界 (viśaya) ——應當誦持此陀羅尼、七佛 (sapta-tathāgata) 名字、彌勒 (Maitreya) 菩薩，一心 (eka-citta) 數息，誦波羅提木叉經 (prātimokṣa)·一百遍。此諸惡鬼，各各調伏，終不惱亂行道四眾。」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淨身口意調伏威儀擯惡鬼法，為得增長四部弟子——使不起亂念，得入三昧——當好·受持，慎莫忘失。」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次，阿難！若行者·坐時，患兩耳滿、骨節疼痛、兩手掌癢、兩脚下痛、心下動項、筋轉眼眩，坐處·毗鬼來竊語，或散香花，作種種妖怪——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觀藥王 (Bhaiṣajya-rāja)、藥上 (Bhaiṣajya-samudgata) 二菩薩，手執金瓶，持水灌之。次復·當觀雪山神王，持一白花，至行者所，覆其頂上，

白光流入，潤身毛孔·即得柔軟，更無異相。然後，復見闍婆童子 (Jivaka)，持仙人花，散行者上，一一花間，雨·諸妙藥，潤於毛孔，諸毗疼癢·種種苦痛、音聲細語·諸鬼神輩，永盡無餘。

藥王 (Bhaiṣajya-rāja) 菩薩、藥上 (Bhaiṣajya-samudgata) 菩薩，為說平等摩訶衍法。香山、雪山、一切神王、闍婆童子，亦隨其根，為說種種十二門禪、隨病·湯藥、醫方、呪術。因是，得見尊者賓頭盧 (Piṇḍola) 及諸羅漢、五百沙彌 (*śrāmaṇera*)·淳陀婆 (Cundra) 等，一時，悉來至行人所，一一聲聞·所說種種治病之法。

或有羅漢，隨佛所說，教此比丘，剗於頂上·使漸漸空 (śūnya)，舉身皆空，以油灌之。梵天·持藥——其藥金色——灌身令滿。菩薩醫王·說種種法。若發聲聞心，隨賓頭盧 (Piṇḍola) 所說，得須陀洹 (*srotaāpanna*)；若發大乘心，隨藥王 (Bhaiṣajya-rāja)、藥上 (Bhaiṣajya-samudgata) 二菩薩所說，即得諸佛現前三昧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四部弟子，若欲坐禪，先·當寂靜·端坐七日。然後，修心·數息七日。復·當服此·除病等藥，除聲、去毗，定心、守意，修心、修身，調和諸大，令不失時·一心 (*eka-citta*)、一意，不犯輕戒·及與威儀。於所持戒，如·護眼目；如·重病人·隨良醫教，行者·亦爾。隨數·數·增，不令退失。如·救頭燃，順賢聖 (*ārya-pudgala*) 語。是名治病·服·煖身藥。」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後序

河西王從弟，優婆塞 (*upāsaka*)·大沮渠·安陽侯，於于填國·衢摩帝大寺·金剛阿練若住處，天竺比丘·大乘沙門 (*śramaṇa*)·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國中獨步，口誦半億偈，兼明禪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稟受，憶誦無滯。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